



货币革命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

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美]查尔斯·艾森斯坦 著
(Charles Eisenstein)

彭 哲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货币革命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

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美]查尔斯·艾森斯坦 著
(Charles Eisenstein)

彭哲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Copyright ©2011 by Charles Eisenstei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Evolver Editions/North Atlantic Books, Berkeley,
California,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65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 / (美)艾森斯坦 (Eisenstein, C.) 著；彭哲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8

书名原文：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ISBN 978-7-121-20727-3

I. ①货… II. ①艾… ②彭… III. ①货币制度—研究—世界 IV. ①F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3066号

书 名：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

作 者：[美]查尔斯·艾森斯坦 **译 者：**彭 哲

策划编辑：郭景瑶 (guojingyao@phei.com.cn)

责任编辑：张 冉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23.25 **字数：**411千字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译者序

Preface

《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下称《货币革命》）是查尔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在2011年出版的一部思想性著作。查尔斯·艾森斯坦于198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数学与哲学学位。毕业后，他远赴中国台湾，进行中英文笔译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对中国文化颇有造诣。之后，由于他对当时的工作心生厌倦，还经历了离异、破产的危机，而这些经历促成了他在思想上的蜕变，以及对个人困局与整个社会迷茫、焦虑的痼疾的思考。

本书的英文名是“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直译就是“神圣经济学：转型时期的货币、礼赠与社会”。本书题名中所用的“神圣”一词与宗教并无关联，而是侧重于不可替代、独一无二。当货币成为一种普世手段之后，它几乎能够用来交换任何事、任何物，因而与货币相关的事物也就脱离了唯一性。相应地，货币剥离了原始礼赠经济所带来的人际纽带，有了金钱以后，付清钱物，交易双方两不相欠。货币于是成了亵渎、罪恶的代名词。

作者认为，我们处于“旧世界”的末端，而危机四伏的今天为社会、文明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作者用了两个“故事”来概括“旧世界”的特征——“大众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People）和“价值的故事”。而这里的“故事”一词来源于美国诗人和政治运动家莫瑞尔·鲁凯赛（Muriel Rukeyser）的诗句“构成宇宙的是故事，不是原子”（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stories, not atoms）。

“大众的故事”也称“飞升的故事”（The Story of Ascent），即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征服自然、超越动物属性、建立理性世界的过程。在查尔斯·艾森斯坦早前的一部著作《人性的飞升》（The Ascent of Humanity）中，他对这一历程进行了思考与回顾。如果说《人性的飞升》是对自我

观的深刻探索，那么《货币革命》一书则是从货币的角度探索与新自我观相对应的一整套经济制度。第二个故事是“价值的故事”（The Story of Value），它指的是货币之所以具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具有相应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人们公认货币具有价值。而“货币的故事”促进了“飞升的故事”的演进。书中的大量篇幅都围绕这两个故事展开。

具体而言，“飞升的故事”中的个人观可被称为“离析的自我”（separated self）。这颇有些老子所谓的“寡民”的意味——在当前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对陌生人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对邻居的依赖程度，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等通信手段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交谈，却无法与距离咫尺的人正常交流。例如，本属于家庭的烹饪变成了大众餐饮，对子女的照料也逐渐社会化，家长需要付钱请他人照料小孩。而在原始社会，这种互相帮助的习俗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但是自从金钱产生之后，一旦付清钱款，提供货物或者劳务的人与购买货物与劳务的人便两不相欠，于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人情关怀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与这种自我观对应的货币也凸显了旧世界特征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缺失。

查尔斯·艾森斯坦同时认为，将之前免费的、不属于任何特定个人的“共有资源”（common）囊括进产权（property rights）的范畴，扩大了货币的疆域，加上人们追逐利益的本性，增长的驱策便随之产生了。为了积累更多财富，人们会为了一己之利伤害自然环境，而不考虑对他人、社会、子孙后代造成的消极影响。作者在第6章中引述了伯纳德·林特尔（Bernard Lietaer）的一则寓言来说明，借由这种生息的货币，人类追逐利益的本性如何导致了竞争、生存压力、自然环境的崩溃和人际关系的疏远。

为了解决“旧世界”的这些问题，在本书第二部分，作者概括他所认为的“新世界”的特征。在第17章，作者将之概括为七个方面：（1）负息货币；（2）消除经济租；（3）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4）经济和货币的本地化；（5）社会红利；（6）经济的负增长；（7）礼赠文化和

点对点经济。这七个方面相辅相成。而要进入“新世界”，必须采取新的“自我观”——“扩展的自我”、“联系的自我”，即考虑他人、考虑周围环境，以礼赠的方式提供服务的产品；同时，也必须进行货币的渐进式变革，而货币的变革也必将造成与“新世界”相对应的体制上的变革。为此，作者重提了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的思想，认为应对货币收取“滞留金”，这样既能促进流通，也能防止货币孳息，进而防止因为积累财富而造成的贫富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查尔斯·艾森斯坦本人也身体力行了互惠互利礼赠原则，他将其著作《人性的飞升》和《货币革命》两本书以免费的方式放在网络上，而读者可以在以下两个网站上免费浏览，并根据个人评价捐出认为合适的数额。

<http://www.ascentofhumanity.com>

<http://sacred-economics.com>

当然，崇尚人际联系的观点，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甚为有限。须知西方社会是从人情社会过渡到了契约社会，而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第一阶段的转变。此外“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意思是对地球资源的使用收费。这必然涉及将不可量化或者难以量化的“共有资源”进行量化，受到现有科学技术的局限，这部分资源无法探明储量，因此对为未消耗的共有资源定价仍然困难重重。此外，作者认为，瑞典等国的负利率是“负增长时代”到来的先驱，但事实上，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希望读者对文章的观点加以鉴别。另外，文中一些尚待商榷之处和疏漏已尽量在“译者注”中标出。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查尔斯·艾森斯坦本人的悉心指导。例如，他建议，将The Age of Reunion一词译为“大同时代”。在此谨对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彭 哲

2013年7月

前言

Introduction

本书的目的是使金钱同人类经济体一道，变得像宇宙中的其他事物一样神圣。

我们将金钱与亵渎联系起来是有原因的。若问世间何物可谓神圣，此物绝非金钱。金钱似乎是我们良善本能的敌人，从“我负担不起”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每每都阻碍了仁慈或慷慨的冲动。金钱似乎是美丽的大敌，正如蔑称式的“大甩卖”所表现出的那样。金钱似乎是一切高尚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敌人，正如公司权力操纵立法，只为扩大利润。金钱正在破坏地球，我们掠夺海洋、森林、土壤、每一个物种，只为满足无尽的贪欲。

至少，自耶稣将兑换货币者从圣殿驱逐出去的那刻起，我们就感到，金钱包含了一些不圣洁的东西（见约翰福音2:15）。当政客追逐金钱而不关心公共利益时，我们称他们是“腐败的”。“肮脏的”和“污秽的”这样的形容词自然是用来描述金钱的。僧侣曾被寄望于与金钱无涉：“你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玛门。”（马太福音6:24；玛门，意为金钱）

同时，没人能否认，金钱具有一种神秘的、神奇的特质，具有改变人类行为和协调人类活动的力量。自古以来，思想家们惊叹，仅仅是一个符号，就赋予了一块金属或一张纸片如此的力量。不幸的是，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很难不把金钱称作邪恶的魔法。

很显然，若要将金钱变成某种神圣的东西，非得有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不可，而这个变革则关乎金钱本质的转变。一些自救大师令我们相信，必须改变对金钱的态度，但仅有态度的转变仍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创造新型的金钱，体现并加强这种态度上的改变。《货币革命》描述了这种新货币，描述了新的经济体如何围绕这种新货币展开，还探讨了人类身份的蜕变，这种蜕变既是货币变革的原因，亦是其结果。改变

后的态度直击人类的本质核心：它们包括生命的目的、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角色、个体与人类社群的关系，以及个体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乃至何谓个体，何谓自我。货币（和财产）毕竟是自我的延伸，因此，我们用物主代词“我的”来描述它，就像我们用这个代词来描述双手和头脑一样，如我的钱、我的车、我的手、我的肝。同样的道理，想象一下被抢劫或被“敲竹杠”的那种受侵犯的感觉，犹如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被剥夺了一般。

将金钱中的亵渎转换为神圣——它是我们身份中如此深刻的一部分，它对世界的运转如此关键——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金钱或者金钱以外的事物变得神圣，又意味着什么呢？与神圣相反之物，才决定了神圣的重要性。数千年来，神圣的、圣洁的神性越来越多地指从自然、尘世和肉体离析之物。三四千年以前，众神从湖泊、森林、河流迁移至天空，化为了自然的诸王之王，而非自然本身。随着神性与自然相分离，倘若涉足尘世之俗务太深，人也将变得污秽不堪。人类从鲜活的、有肉身的灵魂，变成了污秽的躯体，成了纯粹的灵魂容器。笛卡儿式的“意识的尘埃”（*mote of consciousness*）是它的顶点，它只是世界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而牛顿所谓的钟表匠一样的上帝也是如此。上帝曾经是超自然的、非物质的。若上帝有涉尘世，那么必是通过神圣的、违反自然法则或超越自然法则的神迹代祷。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离析的、抽象的、被称为灵魂的所在，却使得尘世间有了生气。若问一名宗教人士：人死之时有什么改变，他将答：灵魂已离开肉体。问他谁使雨落、使风拂，他将答：上帝。伽利略和牛顿似乎将上帝从世界每日的正常运转中移除了，却将世界的运转解释为非人为的力量和质量组成的钟表般的庞大机器。即使如此，他们仍然需要钟表匠在一开始就上好发条，为整个宇宙充满一种潜在的能量，而这种能量使得整个宇宙运转至今。到今天，我们仍然认同这种思路，正如我们认同宇宙大爆炸理论一样。宇宙大爆炸指的是原始时期的一个事件，它是“负熵”的根源，而负熵使得运动和生命得以产生（熵所度量的是系统的混乱程度，负熵衡量的则是系统的有序程度——译者注）。无论如何，我们的文化中

对灵魂的见解是，灵魂是离析的、非尘世的，但它却奇迹般地干预了物质事件，这种干预甚至可以将物质事件引向某个神秘的方向。

这样看来，在这个地球上，与前文提到的神性最为相似的概念居然是金钱，这真是莫大的讽刺。金钱是一种无形的、不朽的力量，它与一切事物相关，引导一切事物，它是万能的、无限的，它是使得整个世界运转的“看不见的手”。然而，今天的金钱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只是纸上的符号或是电脑中的若干比特，它存在的疆域已远超物质范畴。在它的疆域内，它不受自然界中最重要的法则的制约，因为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是，金钱不朽，不会归于土壤；相反，它可长久保存、恒久不变，无论是存于地下室或是存入计算机文件，都已远超自然。自然界里最接近这些性质的物质是黄金，它不生锈、不褪色、不腐坏。正是因为这些特质，黄金既可作为金钱使用，也用作神性的隐喻。

在21世纪早期，金钱的抽象性、金钱同现实世界相分离的神圣特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金融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羁绊，有了自己的生命。华尔街的巨大财富与任何物质生产毫无关联，这些巨额财富似乎存在于一个独立的疆域之中。

自奥林匹亚之巅俯瞰，金融家们称自己为“宇宙的主宰”。他们引领其所尊奉的神力，聚敛财富或致大众破产荡业，几如移山、毁林、徙移、主导国运盛衰之势。然而不久，金钱之神被证实是喜怒无常的。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为了满足金钱之神，金融界的祭司们采用的仪式虽越发疯狂，但已然徒劳。像步入穷途末路的宗教神职人员一样，金融家们劝诫其追随者做出更多牺牲，却将他们自己的不幸归为罪恶（贪婪的银行家、不负责任的消费者）或神（金融市场）的神秘无常。然而，有些神职人员已经开始自我责备了。

早期文化把衰退称作“上帝遗弃的世界”。金钱灭失，而它的另一精神属性——人类疆界内的生机之力也随之消失。在撰写本文时，世界各地都有机器处于闲置状态。工厂陷于停顿状态；建筑设备被弃置于庭院中；公园和图书馆正被逐一关闭；数以百万计的人无家可归，忍饥挨饿。同

时，大量住房闲置，仓库中大量食品腐烂。然而，建设房屋、分发食品、运营工厂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依然存在。某种非物质的东西，活活有生气的精神却逃掉了，而逃掉的正是金钱。这唯一缺失的东西，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计算机中的电子的形式），甚至很难说它是存在的，但它如此强大，以至于没了它，人类的生产力会戛然而止。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缺乏资金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从人们对失业者的刻板印象中可见一斑：失业者几近破产，穿着背心，懒洋洋地蜷在电视机前，喝着啤酒，醉得几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现在看来，金钱与机器一样，可以使人变得有生气。没有了金钱，我们会萎靡不振。

我们并未意识到的是，我们所确立的神的概念，已经吸引到了符合这一概念的神，还赋予了这神在地球上的主权。通过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精神与物质的分离，神与自然的分离，我们已经置备好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疏离的、非神性的、非自然的统治权力。因此，当我提及“要将金钱变得神圣”时，我并不是要援引一种超自然的媒介，将神圣性注入惰怠的、世俗之物。相反，我期望返回早期的一个时间点，一个物质与精神尚未分离的时间点，一个万物皆神圣的时间点。

那什么是神圣的呢？神圣有两个方面：独特性和关联性。神圣的客体或者神圣的存在，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因此，神圣是弥足珍贵的、不可替代的。它没有等价物，因而没有有限的“价值”，因为价值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确定。与其他度量衡一样，金钱是一种比较的标准。

神圣之物虽然独特，但它不能同形成它的事物相分离，不能同它所属的历史相分离，不能同它在生命的宫腔中所占据的位置相分离。你也许会说，一切事物和一切关系都是神圣的。或许如此，虽然我们在理智上确信如此，但我们并不总能体会到神圣性。我们会觉得，一部分事物是神圣的，而另一部分不是。那些我们认为是神圣并称之为神圣的东西，其最终目的是提醒我们，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剥离了神圣的世界里，因而很少有事物能给我们带来生活在神圣世界中的感觉。批量生产的标准化商品，按照模

板浇筑的房子，包装得一模一样的食品，与机构职员不具名的关系，都摒弃了世界的唯一性。我们事物的远祖、我们的关系的匿名性，商品生产和处置缺乏可预见的后果，都摒弃了相关性。因此，我们无法体验到神圣性。当然，在所有摒弃了独特性和关联性的事物中，金钱是第一位的。铸币的思想源于标准化，因此，每一德拉马克（*drachma*，原希腊货币单位——译者注）、每一斯德特（*stater*，古希腊、波斯的金银硬币——译者注）以及每一美元，其功能都是相同的。此外，金钱作为万能的、抽象的交易媒介，已经从其起源中分离出来，从物质性中分离出来。无论谁给你一美元，这一美元都是相同的。若某个人在银行存了一笔钱，一个月后将钱取出，并抱怨说：“嘿，这跟我当初存的钱不一样，钞票不同”，那我们一定会认为此人幼稚可笑。

于是，货币化的生活被默认为是一种堕落的生活，因为金钱和金钱所购买的东西都缺乏神圣的特性。邻居在花园里培植了土豆并把它赠给我，但这颗土豆和超市买来的土豆有什么区别呢？熟识我本人和我本人生活方式的人们和我一同修建了一幢房屋，但这幢房屋与预先建好的一幢房屋又有什么区别呢？其本质的区别在于，特殊的关系将施者和受者联系在了一起。通过一张故事网，这些事物就与我们熟悉的人物和空间联系起来了。若生命中充满了这样用心而为的特殊事物，那么生命将是丰富而滋润的。而今，我们生活在同质性、非人格性的狂轰滥炸之下。即使是定制的产品，只要是批量生产的，也无非是既定模块的有限组合罢了。这种同一性使得灵魂无趣，生命跌价。

神圣之物的存在，就像是回到一直存在的家，回到一直存在的真理一般。观察一虫一草，聆听鸟鸣蛙鼓之交响，感知趾间之泥，端详器物之玲珑，领悟细胞或生态系统精妙绝伦的复杂协调，见证生命中的共时与象征，观孩童嬉玩，感才华横溢之作，均可得此体验。这些体验虽然超凡，但它们并不独立于生命的其他部分而存在。事实上，这些体验的力量来自于对一个更加现实的世界、一个我们自身的世界所植根的世界、一个潜藏并渗透我们自身世界的惊鸿一瞥。

“一直存在的家”是什么？“一直存在的真理”又是什么？它是天人合一或者万物相系的真理，它是参与构筑比自我更伟岸之物、但仍不失自我的感觉。在生态学中，它是相互依存的原则，即所有生命体的生存，都依赖于围绕它展开的关系网中的其他生命。这张网一直延伸，直至涵盖整个星球。任何物种的灭绝都会削弱我们自身的整体性、我们自身的健康以及我们自身，于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缺失掉了。

如果神圣之物是一切事物潜在统一的门户，它同样也是一切事物独特性和特殊性的门户。神圣之物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性质独特，不能被简化为普遍的特性的集合。化繁为简的还原论科学似乎是在劫掠世界的神圣性，因为一切事物都变成了一堆通用模块的组合，这种观点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主要包含了标准化的通用商品、职位描述、流程、数据、输入和输出，它俨如一个独特、有生机的个体。然而，连岩石、云翳，看似类同的水珠，都被认为是有知觉的、独特的生命。人类的手工制品亦是独一无二的，其标志性的不规则性是制造者的个性签名。神圣性具有关联性和独特性这两个特质，而体现了这两个特质之间的联系的是：独特之物保留了它们的起源特征，保留了它们在伟大的存在母体中的独特地位，以及与它们的存在有关的其他物的依存关系。标准化的物件、商品是同质的，因此也就脱离了这种关系。

本书将描述一个神圣的货币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愿景，这一体系体现了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和独特性。无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感知上，这种体系都不再是从它的自然母体中孤立出来的，它将重新弥合长期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割裂，它是生态系统的一个扩展，它遵循一切发展法则，并传承了所有的美好。

我们的文明中的每一个制度，无论多么丑陋或腐败，都有美的萌芽：美和丑的音符相同，只是美的调门更高。金钱也不例外，金钱的最初目的只是将人类的礼赠和人类的需求联系起来，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加丰富。然而金钱没有导致丰富，却造成了稀缺；金钱没有形成联系，却导致了离析。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尽管金钱变得面目全非，就

金钱是礼赠的媒介这一最初构想而言，我们可以想见，有一天，金钱会重新变得神圣。交换礼物是神圣的，这就是我们由交换礼物而创制礼仪的原因。礼赠精神曾支配着部落和乡土文化，也支配着今天货币经济之外的人们的互助互利。神圣的金钱将成为赠予的媒介，它将把上述精神注入全球经济之中。

《货币革命》描述了这一未来，并且提出了实现它的可行办法。虽然一些书籍对我们社会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但它们并未提供积极的替代方案。很久以前，我便对这样的书籍心生厌倦。之后，对于“我们必须减少9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类虽然提供了替代方案，但方案并不可行的书，我也感到厌倦。接着，我对那些提供了貌似可行的手段却没有说明个人能够做什么的书籍，同样感到厌倦。而《货币革命》对四个层面都提出了见解：对于金钱产生的问题，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它描述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一种特别的货币和经济体的基础之上；它阐明，要创造上述世界，需要怎样的集体行动，以及怎样的手段可以导致这些行动；它探讨了世界转型期间的个人层面、身份的变化以及我称之为“礼赠中生活”的存在。

改造金钱并不是解决世间流弊的灵丹妙药，也不应具有比其他激进主义更高的优先权。在计算机中重排数码比特位，并不会抹掉那些蹂躏我们星球的物质和社会的毒瘤。然而，若没有金钱的相应改造，其他领域的改造将不能发挥其潜力，因为金钱已经植根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之中。我所描述的经济变化将是一种巨大的、全方位的转变，而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能逃脱这种改变。

对于眼前危机的真实规模，人类才刚刚觉醒。若你认为我所描述的经济转型太不可思议，那必是因为，任何稍逊于奇迹的改变都不足以治愈我们的世界。所有领域，从金钱到生态复原、政治、技术、医药，都需要超出目前可能范围的解决方案。幸运的是，旧世界已分崩离析，我们对于可能性的认识也随之扩展，我们的勇气随之增加，采取行动的心愿也增加了。目前各种危机的汇合——金钱、能源、教育、卫生、水、

土壤、气候、政治、环境等方面——其实是分娩的危象（birth crisis），它迫使我们离开旧世界，进入新世界。这些危机会不可避免地侵入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世界分崩离析，而我们也在新世界中诞生，拥有新的身份。这就是为何很多人感知到了全球危机的精神层面，甚至经济危机的精神层面。“常态”将一去不返，而我们将诞生在全新的常态中：全新的社会、与地球的全新关系、对人类本性的全新体验。

我谨将本书献给我们心灵所能想见的至美世界。之所以提到“心灵”，是因为我们的头脑间或告诉我们，这至美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头脑会怀疑与经验相悖的所有事情。当你阅读我所描述的神圣经济体时，你可能会感到有些玩世不恭、蔑视或绝望。你或许会排斥我的话，认为它理想到无可救药。事实上，我已经淡化了我的描述，使之更合理、更可靠、更符合我们对生命和世界的较低的期望，但这种刻意淡化的言辞并非真相。我将使用头脑中的工具直抒胸臆，在我心中，创造出如此美妙的经济和社会是可能的——事实上，哪怕这美妙减一分都配不上我们。我们居然如此消沉，以至于连这般神圣的世界都不敢希冀吗？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 iii

前 言 / vii

第一部分 离析经济学 / 01

第1章 礼赠的世界 / 03

第2章 稀缺的幻象 / 15

第3章 金钱与心性 / 27

第4章 产权的烦扰 / 39

第5章 共有资源的尸骸 / 55

第6章 高利贷经济学 / 73

第7章 文明的危机 / 97

第8章 时代的转变 / 109

第二部分 大同经济学 / 121

第9章 价值的故事 / 123

第10章 回报的法则 / 133

第11章 共有的货币 / 141

第12章 负息率经济 / 153

第13章 稳态与负增长经济 / 189

第14章 社会的红利 / 203

第15章 地方货币与互补货币 / 221

第16章 迈向礼物经济 / 241

第17章 结语与展望 / 251

第三部分 新经济生活 / 263

第18章 重习礼赠文化 / 265

第19章 非积累性 / 277

第20章 生活之道与神圣的投资 / 289

第21章 礼赠中的工作 / 307

第22章 社群和不可量化之物 / 321

第23章 新物质主义 / 329

结语 美丽新世界 / 337

附录 量子货币与储备问题 / 345

第一部分 / PART 1

离析经济学

我们所处的时代，各种危机纷至沓来。这些危机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我们可称之为离析（Separation）。离析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类与自然的割裂，集体的解体，现实被划分成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离析交织于文明的每一个方面。离析同样是不可持续的，它产生的危机越来越广、越来越深重，这些危机迫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大同的时代”（The Age of Reunion）。

离析并非现实的最终形态，而是人类的一种投射（projection）、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故事。如同在所有文化中，我们定义的大众的故事（Story of the People）有两个紧密关联的部分：自我的故事（Story of Self）以及世界的故事（Story of the World）。自我的故事是分离的自我，它是心理上的一个泡影，包裹于皮肤之下的灵魂，一个由基因驱使的、追求繁殖上自利的生物学表型，一个理性的、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一个客观宇宙的物理观察员，陷于肉身囹圄之中的一粒意识的微尘。世界的故事是“飞升的故事”（the Story of Ascent）：人类从无知、无力的状态开始，渐次驾驭自然之力，探寻宇宙之奥秘，决然走向掌控自然、超越自然的宿命。这是人类的疆域从自然的疆域中离析的故事。人类的疆域扩展了，而自然的疆域则被逐步转化为资源、货物、财产，最终变成金钱。

金钱是随着时间推移发展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协议、意义和符号。简